爽心园

祭拜与慰问

吴　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我们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刚刚完成了换届程序，赶上了这个特殊的年份，立马围绕建党百年的主题展开系列活动。

第一个活动就是去到房山，一是到当地窦店——北方唯一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扫墓，之后就是到陵园附近的襄驸马庄村，给房山区残疾人联合会进行慰问演出。这也是国内疫情基本稳定之后的第一次去农村进行的公益演出。

窦店的志愿军烈士陵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院落不大，一座笔直挺拔的纪念碑矗立在院落中央，“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镌刻在碑面上。建立这样一座纪念碑源于当年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曾经从朝鲜前线转送过来一批身受重伤的志愿军战士，其中还有少数女战士。他们被转移到北京窦店临时医疗点救治，经过二十多天的医疗救助，依然有许多名战士医治无效牺牲，这些烈士中有二十三名是没有亲属来认领遗体的。找不到他们的亲人，这二十三名烈士包括两名女战士从那时起就长眠在这里了。

祭奠之后，我们顺着石子甬道走到纪念碑的后面，看到了二十三座小小的石碑，上面有烈士的名字。七十多年前，这些年轻的战士为了祖国背井离乡，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回到祖国，却依然没有能够安然回到家乡，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从此留在了异乡。

这是七十多年前的故事，和平年代中成长的我们无法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保家卫国的事业，把一腔鲜血泼洒在异国的战场，他们有没有犹豫过？有没有遗憾过？生死关头他们会不会想起家乡想起亲娘？他们没有时间倾诉，没有机会回头，把生命就那样抛了出去，他们显然没有后悔也许根本没有时间后悔。而我们，好像直到亲临了这座墓碑，站在这陵园的中心，才能真切感觉眼前出现了一张张青春纯净的脸孔，面带鲜血，却是在微笑着的。那感觉很真实，以前没有过。

那天，北京空气清冷，天色阴沉。我们一行三十多人走进那个小小的展厅，听一位志愿军战士的后代、也已是人到中年的男士给我们讲述他父辈当年的故事。一行中有十几位在校的大学生，听到这些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却绝对真实的过去，看着他们一反平日的嘻哈逗闹，拧着眉的严肃相，感觉要比平时单听老师宣讲历史受教得多吧？

离开烈士陵园，去房山区设在襄附马庄村的残疾人联合会慰问那里的残疾人士。这是北京远郊的新农村。新修的道路，新建的综合会议厅，精致的小舞台，拥有几个化妆室的后台，这个剧场挺规范。我们学会的歌唱演员们表演了多首歌曲，参与演出的还有一位当地的盲人歌者，他有洪亮的嗓音，清晰的吐字，声效令人震撼。

当你刚刚在烈士陵园祭扫烈士英魂之后，来到表演的舞台，倾听舞台上充满怀念情感的歌声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是平日里，你会觉得这就是一次演唱会，你会对歌唱者评头品足，挑三拣四，你是一个懂得歌唱技术的专业人士。但是那天，情况不是那样的，表演者和观众都沉浸在历史的沉重感里。歌声带领着大家进入一种情境，中国如今的强大是怎么来到身边的？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思考，那些残酷而真实的历史啊……

房山区石楼镇的许多领导和村里的领导都参与了这次活动，我印象深刻的是镇党委的焦书记，她是同级别的党委书记中少见的女性领导人。因为是女性，就具备了和许多书记不同的特质。

记得她说：我经常告诉村子里的许多年轻媳妇们，你们得反省自己是不是经常关怀父母？你们孝顺吗？和他们一起吃饭吗？言语之外，她关心的是如今许多年轻人和上一代人的那些分歧，嫌弃老人不现代不时尚，嫌他们抠门小气不卫生……一大堆的不满意。想一想，用最通俗的语言形容，这不真的就是忘本吗？

我们走在村路上，看到的是一片片新栽种的果树，果树下盛开着浅紫色的二月兰，远处有整齐排列的塑料大棚，棚里栽种着有机蔬菜和水果。我们摘了几根带刺的嫩黄瓜，有人直接就放嘴里咬了。还有许多已经成熟的草莓，种类很多，每种摘几颗就是一大盒。我尝了一点，有的酸，有的甜，有红色的，有浅粉的，竟然还有白色的。战争、英烈离我们远去了，今天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舒适，越来越现代了。对比之下，祭拜先烈们的英灵确实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我们收获良多。

种竹记

李　涛

三十年前读废名《竹林的故事》时，我不会想到后来我也会有一簇“绿得可爱”的竹子。

北人南徙，见竹子、芭蕉这些北地不生的植物，样样觉得新鲜。早些年报章上日日见到的“新生事物雨后春笋”，一下子变得形象而具体了。

竹子不贵，移栽易活，去苗圃买了几十棵。看农书，种竹有许多讲究，什么“下雨便移，多留宿土”之类，哪管得了那么多。请了小区里的绿化工老唐帮忙，半天便搞定了。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此话由东坡肉的创始人嘴里说出来，可见竹之重要，“无竹令人俗”，竹子俨然是文人精神的外化。苏东坡确是伟大的哲人，精神与肉身的那点事儿，十个字就轻易讲清了。

古来爱竹之人无数，理由却各异。曾国藩家书坊间版本甚多，那些经世致用的理论说来无趣，但有几句却好玩。譬如“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另一信中，他亦关心伏天里竹子有枯者否，谓可见人家兴衰气象。

其实竹子一旦种下，便无需操心，我印象中，即便最热的一年，亦未发生大面积伤亡。老唐师傅说：“竹子不用粪，一年添一寸。”说的是竹子轻肥重土，竹生数年后，盘根错节，竹鞭匍匐，添了土，笋才有立身之地。在我，这些可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经验之谈。

竹子在一年之中，春季最堪玩赏，笋会蓦然生出，三三两两，迅速拔节，努力蹿出竹梢。但其他的季节，竹子并非等闲，“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便是《红楼》中曹雪芹的神来之笔，非用心观察，不能得也。这好像中国画的墨竹，不明画理的人，看起来不过是深浅不一的叶子与枝干，而风竹、雨竹、新篁，各自摇曳，姿态颇不同也。

未种竹者，竹有千般好，一旦种了，自要面对诸多麻烦。竹子虽不似松梅之类需时时修剪，但其根系发达，侵地日广。当春雨初霁，尖尖的笋从打理得很好的草坪上露出头来，园丁的心情，是欣喜，还是惊慌？

早年读杜诗，至“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两句，颇不解其意，这恨从何来？有好事者，摘老杜咏竹诗若干，云其本爱竹，讨厌的是不好的竹子。此强作解人也。盖老杜之爱竹，远逊放翁之爱梅，即便“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这样的话，也不过是唱和中不冷不热的敷衍之语。早年在长安，他去了人家的园子，总要赞一番，却道：“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对新笋为风所折似乎有些幸灾乐祸。杜诗的几个重要本子我都有，所愧未尝通读。但随便翻翻，便见到：“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说的是麻烦制造者的新笋挡住了路。老杜对竹子的感情，其实很简单，全由心情说了算。

缺少一个杜甫，并不可怕。从兰亭雅集开始，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与行为，常常在竹林里发生，竹林七贤不必说，庾信的“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则成了古来“想通了”的隐者标配，而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简直就是一出环境戏剧，“斫取青光写楚辞”的李长吉不正是“到此一游”的始作俑者吗？

湖北人废名1949年以后到了吉林大学，在东北活了十五年。我有一位老同事，早年听过他讲课，并曾去其家，云冯先生（废名原名冯文炳）住小洋楼，小院甚好。我想，肯定没有竹林。

个中滋味　（中国画）　龚晓馨

停车免费

桂文亚

和老同学聊天，聊着聊着，聊到她家对门邻居，说是夫妇俩都在大学任教。“可是先生特别让人讨厌！”她不满地说：“高级知识分子，却一点儿人情世故都不懂！”

原来，她家大门口备有停车位，如果出差或假日回娘家探望生病的老父，停车位就空着；有时被不留电话的陌生人占用，回到家，还得去付费停车场呢！她说对门邻居有两辆车，自家车库只能停一辆，所以她家门口的停车位，只要一空着，邻居立刻补位。

那也挺好的！可以减少无名车主联系不上的困扰。

老同学愤愤吐槽：“两年下来，使用率达八成，居然每次见到我，连声‘谢谢’都没有，视若无睹，面无表情，好像我是路人甲！”

也许是有自闭症吧？的确不合常理。

“怎么可能！大学老师耶，人家留学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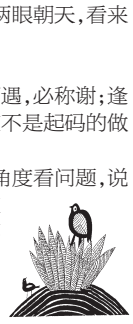
哦……那位“师娘”，同进同出，也和先生一样吗？

“好点儿，平均十次，谢一次。”朋友两眼朝天，看来还想继续翻白眼。

换了你，会怎么表达呢？

“我……”老同学想了想：“若门口巧遇，必称谢；逢年过节，必奉上小礼，聊表心意。这难道不是起码的做人道理吗？”

“哈！这自然是正道，但也看从哪个角度看问题，说不定，教授邻居是经济学专业，觉得您应该付点儿‘保护费’，免得陌生客不但不留手机，还停了一整夜，气得你失眠！”



老友愣了三秒，狠拍我一下！然后咱俩哈哈大笑起来。

告别渡口

徐亚斌

那天，我专程去了一趟青浦赵屯，要和吴淞江上坚守到最后的“万狮渡口”告别。

因为在水乡长大，我对水、对船总怀有一份偏爱。也正是因为这份偏爱，让我和“万狮渡口”结了缘。来江南谋生的这几十年间，有过两次来这里搭乘渡船的经历。一次是三十年前的家访，另一次是几年前去花桥办事。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渡口，还多少有点无奈的话，那第二次却是我乐意为之的。因为那时不要说普通公路，就是高速公路也通行已久。从住地去花桥，高速公路可以直达。

还记得那天的情形，我把车停放在附近的空地上，花两元钱，买了一个筹子，悠然上了船。因为不是早高峰时段，船上人不多。只见一位五十开外、脸色黝黑、双目有神、动作利索的汉子，发动了机器，环视一下周围，驾船缓缓地向对岸驶去。就那么三四分钟，船已经稳稳地靠了岸，人们陆续有序下船。此时，那师傅才悠然端起那只积满茶垢的搪瓷茶缸，十分享受地抿了一口，又点燃一支烟……

正在我遐想之时，导航“友情提示”，目的地到了。直到走近，我才敢确认，这里确实是“万狮渡口”。如果只看周边环境，那是无论如何不敢认定的。向北眺望，便是花桥镇，幢幢住宅高楼傲然耸立，豪华酒店和商务大楼直插云端。回望四周，一座座白墙灰瓦的二层小楼星罗棋布，一条条笔直平坦的水泥或柏油马路纵横相连。

眼下我是没有心思欣赏这些景致的，首先要看到的是“万狮渡口”，我是来和它告别的。我急切地朝渡口走去。超乎想象，渡口一点也没有凄清萧索的迹象，反倒是人气爆满。有老人，也有孩子和年轻的爸爸妈妈。我在想，老人们一定是来和渡口怀旧告别的，我还在想，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他们和渡口该有多少难忘的往事，有多少难以割舍的情愫。而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一定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对渡口留下些许记忆。

“嘟、嘟、嘟”……江面上传来几声浑厚的汽笛声。抬头望去，一艘标注“沪青浦渡35号”的渡船正从对面驶来。船上的乘客，性别、年龄各异，无一人是大包小包的，也不见有行色匆匆的。他们的脸色倒是有点凝重。看这架势，这些人一定也是渡口的老乘客，他们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和渡口作别吧。

这边的渡船刚停靠稳当，那艘稍大一点的“沪青浦渡43号”船已驶入了渡口，照例拥上了一批的客人，瞬间就满员了。船上没有了以往的嘈杂。除了几位年轻的妈妈在轻声给孩子讲着什么外，船上是那样的安静，安静得连投掷硬币的声音都能听见。

从渡口回来，我一直在想着那天的情景。我似乎有点明白了，要和曾经的生活告别，是一件很沉重的事……

情与理之间的徘徊

吉　杰

爱情总是充满着炽热的情感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有着各种的束缚规范着我们每个人的情感表达，所以恋爱中男女往往有着一种徘徊在情与理之间无所适从的纠结。而这样的感受在较为保守矜持的中国古人的生活中更是常见。《诗经》中的《将仲子》一诗就非常精彩地刻画出了这样一番爱情中情理的矛盾。

诗歌首句“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这是诗人在请求一位男子不要越过村头的里界跑到诗人所在的村子，不要因为越界而折坏了村头里界边的杞树。这位男子为何要越界而来呢？当然是由于其心中炽烈的爱情所驱使。表面上看，似乎诗人在拒绝这位男子，请他不要因为爱情冲昏头脑而如此鲁莽冲动。但若我们接着往下品读，就会发现此诗的有趣之处。诗歌次章首句“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虽然只是与首章相比各改动了二字而已，但这二字却改得意味深长。“墙”指女子家的围墙。“桑”是桑树，古人都会在家园墙边种桑。而诗歌末章首句“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则更进一步，诗人继续请求对方不要进入家中园内，不要弄折园中的檀树。

诗歌至此，大家应该都意识其文字背后耐人寻味之处。

诗人是真的在拒绝对方吗？但诗人为何越是拒绝这位男子，反而对方越走越近了呢？本来首章还在村头里界，次章却已经跑到她家围墙之下了，到了末章对方已经翻入围墙，直接来到女子家的园中。这一步步，从村头到围墙，再到园中，诗人分明不是在拒绝对方，完全就是在迎接带路。诗人之所以这样做当然一方面是出于她作为女生所保有的矜持，而另一方面也有原因所在，诗歌每章后句都道出了背后的缘由。“畏我父母”“畏我诸兄”“畏人之多言”。原来诗人是害怕父母、兄弟的指责以及旁人的流言蜚语，而且诗歌三章也是层层递进，爱人所在的地点从村头里界到女子家的围墙再到家中花园，诗人带着爱人越来越接近最危险最容易被别人发现之处。如此过程中，诗人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愈加紧张，起初只是害怕父母责备，而后想到亲人兄弟责备，最后害怕外人邻里的闲言碎语和指指点点。这种文学上所表现出的心理感受与现实空间相互对应的层层递进精彩至极。同时也将诗人所面临的情与理的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一方面诗人内心特别爱慕眼前的这位男子，想和他恋爱约会；另一方面她又害怕自己违背道德礼教后被父母亲人责备、被外人邻居所耻。这两种想法是矛盾而不可调和的，情与理之间徘徊两难的局面造就了诗人心理上复杂而微妙的冲突，也成就了《将仲子》一诗所独有的文学魅力。

十日谈

《诗经》中的爱情

责编：徐婉青

明起刊登一组《有招更有为》，责编刘芳。

夜光杯